

第一章

「嘉哥兒，你回來了？」

推開一扇斑駁不堪的門扉，于孜嘉漫應了聲，緩步踏入小院，反身關上木門，門內是個院子，院子裡有口水井，三間舊屋圍繞著院子，正前方是座小廳，他與問話的母親及妹妹就是住在這裡。

他將陳舊生苔的木桶丟進井裡，桶子砸進黑沉沉的水面，激蕩出刺耳的聲響，空蕩蕩的回音就像他冷冰冰的心。

打起了水，雙手將水掬起，幽冷無情的水光映照著他憔悴的面容，他才進入這個身體十幾日而已，有些不習慣這張長相。

枯黃的頭髮、焦瘦的臉龐，還有日積月累的絕望、所求不得的空洞與憤懣，讓這張本就稱不上好看的臉孔更加的尖酸刻薄，再看到自己粗糙的雙手及雙腳，讓他心裡猛地再度升起一切都再也不一樣的想法。

這雙手沒有拉過千金寶石裝飾的黃金弓箭，樸實且太過破舊的衣服，也不像呈給宮裡，皇家專用繡娘所製的華美衣物，腳上的破鞋千縫萬補，更不能跟他往常鑲上了紅寶石與珍珠的錦靴相比。

曾經的他是千金之子，享盡尊榮、世間無雙，出行時美婢侍衛前呼後擁，兼之容貌不凡，輕淺一笑便足以傾城，蜂湧而來的奉承與讚語，眾人嫉妒的目光與言辭他早已習以為常。

記憶中的他總是揮霍的，只因他的地位僅次於皇帝與皇子。

世間上最軟最白最美麗的天絲錦，就連京城裡的貴人也難以得到一匹，他卻拿來做成床帳，屋裡總是薰著珍貴的沉香，鑲著遙遠東方過來的螺鈿金珠的多寶福座落在房間一隅，上面的擺飾總是隨著四季而變化，只有最華美最新奇的寶貝，才會擺在那上面。

只是如今一切都已經不同，現在的他容顏不同，住的也只是破屋，別說薰香，連蓋一床鬆軟的被子都是奢求。

而記憶中那些新奇的玩物沾上幾滴紅得刺眼的血珠，散亂的從櫃上一路滾到了床底下，白色織錦長袍沾滿了他吐出來的鮮血，他倒臥在鮮紅色的鮮血裡，透過落在地上的銅盆，可以見到那京城無數女子見了就會心跳加快、羞得滿臉通紅的俊美端雅臉孔因為毒性發作而皺起，黑白分明的眼眸也因為劇毒而充斥血絲。

黏膩的鮮血、作嘔的腥味，還在站在他床邊獰笑的青袍男子。

「你終於死了，多謝你這些日子的另眼相待，要不然要奪取這天下不會如此容易。」

一句一字都令他痛徹心腑，彷彿將他碎屍萬段、投入火中，比他身上的毒還要折磨。

他的皇上舅父、長公主娘親並不知道此人真面目，他怎能這樣就死去？

他不甘願！

喉頭的咆哮被血凝噎，他只能發出不成語句的呼喊聲，眼睜睜的看著這利用他的身分地位，獲得萬千好處的男子毒殺了他，並且取得了天下之主的信任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城國皇上唯一最得寵外甥，被封為瑞陽王的周謹身亡，死因是毒殺，為了他的死，皇上封了整座城緝拿凶手，奉命掌理此事的人是藍斐樓。

後世總是這樣評論，瑞陽王的死，成了藍斐樓的升天之梯！

身為瑞陽王幕僚的他，在瑞陽王的屍身前搖搖欲墜的吐血昏迷，這有情有義的一幕，給急趕過來的皇上深刻的印象，待考察過他的文才武功，不由得擊節贊賞，出語誇讚他是精金美玉、世所難見，又因著死去瑞陽王的三分薄面，讓他從白身跳至三品。

此時，眾人只以為藍斐樓這個京城藍家最不受看重的母亡庶子，已經藉著時勢得到莫大權勢，卻沒料到他還能再上一層樓。

皇上本就有病在身，外甥之死更令他哀痛欲絕，身體日壞，不久便崩逝了，留下幼子繼位，遺旨命藍斐樓為顧命大臣，年紀不到三十，登上了相國之位。

本來藍斐樓是瑞陽王男寵之說在坊間從未間斷，在皇家勢弱，他一手遮天後，卻無人敢提起，只因藍斐樓得勢後，一反之前有情有義的忠誠之態，掘了瑞陽王的墳，將他曝屍荒野，還幽禁了瑞陽王的親母瑞安大長公主。

從此瑞陽王周謹變成了一個禁語，以前要風得風、要雨得雨的瑞安大長公主則幽居於大長公主府內，大長公主府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舊時府內禁不住的歡笑也成了絕響。

周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死了兩年後，借屍還魂成了于孜嘉，但他也不想放棄這多得來的一條命。

「嘉哥兒，拿到銀子了嗎？小舞需要看大夫呀，再不看大夫，她就要死了。」

聽到水聲，面容憔悴的女人走出屋門，忍住淚水的再問兒子，于孜嘉轉向這個身體的親生母親，心中嘆息。

他印象中的母親總是揚著笑容，指甲染得紅似火焰，在她的臉上沒有無助、卑微與眼淚，只有自信、驕傲與開朗。而這個婦人實際年齡比大長公主更年輕，卻已經老得像老嫗一般，有了一半的白髮，這全是生活所迫。

于家二爺的外室子，這就是他現在的身分。

若是于二爺對這身體的親娘劉氏是真心真情也就罷了，但他是那種見一個愛上一個，有了新人就忘了舊人的人渣。

于家老一輩早已知道他是什麼個性，幫他娶的妻子極有法子，把持住了于二爺的錢財，家中妾少，他就出外養外室，頭幾年圖個新鮮，還能有些進帳，等新鮮勁過了，這些外室就窮苦潦倒，叫天喊地也不見一個子兒進門。

外室不要臉面堵上于二爺，于二爺兩手一攤的說沒銀子；到于家討錢，于家二夫人手段厲害，被她暗地下手弄死的不少。

劉氏膽小又沒見識，當年失了寵愛，生活開始捉襟見肘時，上門討過銀子，卻被于二夫人幾句狠話就嚇得縮回了這破舊的屋子，若不是今日因為女兒病得厲害，再沒銀兩看大夫就要一命歸西，她絕對不敢叫自己日前才大病一場的兒子上門討要錢財。

「于家沒給我銀子。」

于孜嘉才說了這麼一句話，劉氏就像全身力氣都被抽乾似的癱坐在地，聲嘶力竭地痛哭起來。

「別再哭啼了！」

他低聲喝止，語氣中的威壓讓劉氏止了哭聲，她戰戰兢兢的抬頭，眼裡滿是淚水，以至於眼前兒子的模樣模模糊糊，看不清楚表情，但她想，他臉上一定充滿了惱怒，覺得她跟他妹妹全是拖累。

這個孩子對她向來是不滿、憤恨的，這些年長大了，知道的事情更多了，更是日日咒罵—

「既然巴上了于家，為什麼不去當妾，在外頭當外室，我出去如何與人往來？妳真是無用！」

劉氏不敢再問兒子有沒有什麼辦法救他妹妹，也覺得沒有法子能夠救女兒了，她忍住哭音，卻滿臉傷痛的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見她最後一面吧……」

劉氏彎著背，慢慢的走進堂屋，彷彿背上負戴著千斤萬斤，將她骨頭壓扁，于孜嘉將她一把扯住，擰著眉說：「她不會死，妳也不必尋死。」

他早就看透劉氏的想法，不喜這女人的懦弱，還不能喊她一聲娘，覺得她不思自強，光靠男人的施捨怎能擁有幸福？可縱使如此他也不會眼睜睜看她去死。

聽到他這句安慰的話，劉氏反而哇的一聲大哭起來。

她哭得雙腿癱軟，揪著他的褲子淚如雨下地問：「我們母女都沒希望了，就……就別拖累你了，你不是常罵娘拖累你嗎？娘現在不拖累了！」嘉哥兒與她不親，但小舞對她孝順，成了她的命根子，她死了，她也不想要活了。

聽著她語無倫次的話語，于孜嘉咬牙暗罵，原主真是個敗類，竟敢嫌棄自己的親娘拖累，縱然這女子太過柔弱，但她終究是生了他的親生母親。

他重重的晃了她的身子，「我說了，小舞不會死，妳也不必尋死，但她若要活，只怕要拿別的東西來付這救命之恩。」

「你有法子嗎？嘉哥兒，快救你妹一命……」一聽到有了轉機，劉氏清醒了過來，聲音更加淒絕，卻又含著一絲希望。

「妳等著，等會就有大夫過來了。」

話才說完，劉氏就聽見推門聲，她看過去，頓時歡喜得渾身顫抖。

于家的大管家帶了大夫過來，那倨傲無比的眼神彷彿自己不是下僕，而是高高在上的主子，看著劉氏的眼裡滿是輕蔑與譏刺。

外室呢，連個妾都不是，更何況是這種立不起來的外室，若不是命好，生了個小姑娘，只怕這會兒不知道死在哪處呢，哪裡能讓自個兒親自過來。

「小舞小姐呢？老太君心疼她，叫大夫過來看病，這大夫可是專門替老太君把脈的，醫術可說是京城裡數一數二的。」

「多謝老太君、多謝這位爺，大夫快請進……小舞燒了很久……」劉氏又驚又喜，也沒注意到為什麼老太君會突然關注起她的女兒，連忙抹了眼淚帶人進去。

大管家也口頭大呼小叫，要大夫趕緊進去，「唉唷，可別燒出個好歹，大夫快幫我們家小姐看看。」

大夫把完脈便說不是什麼大病，只是缺銀少藥才這般嚴重，只要吃下幾帖藥，燒退了就好了。

大管家立刻命跟著來的小廝去捉藥、煎藥，藥湯一灌下去，于舞兒燒便退了，劉氏在一邊又是哭又是笑的，眼裡滿是喜悅，摟著女兒不放手。

「老太君前些日子給人算了個卦，說小舞小姐命格尊貴，能旺于家氣運，日後還有大造化，這女兒家就要嬌著養，想要把她帶在身邊，以全天倫之情。」

把一切處理妥當後，大管家說了這句讓劉氏喜出望外，全然不敢相信的話。

劉氏猛一抬頭，雙唇顫抖，眼裡再度含滿淚水，外室女這名聲有多難聽，若是能讓于老太君養在身邊，將來親事一定不會差的，她只差沒有跪下來朝于家的方向磕三個頭道謝，感激老太君的天大恩情。

于孜嘉卻淡淡道：「大管家這話奇怪，小舞一個小丫頭，能有什麼命格尊貴，說這話不是捧，是斷了小舞的福氣。」

大管家瞪直了雙眼，「嘉少爺，這與你在于家說的可不一樣，你明明說……」

「我是說于家喜從天降，大妹于曉雲風姿綽約、美豔無雙，據說恭西將軍最愛美人，回京一次，總要再帶個美人兒回邊關，這大妹可是老太君的心頭寶，老太君就不怕這寶貝被帶到邊關去？」

大管家哼了聲，「嘉少爺，我們也不繞圈子了，小舞小姐就是要代替曉雲小姐出嫁的，這事兒已經在于家談妥，你現在翻臉了，也別怪我們于家無情。」

「我當初也說過了，要帶就帶一家，你要是只帶小舞，我也敢扯破臉。」

「小子，我說你別給臉不要臉，叫句少爺是給你面子，認真說起來，你是哪門子的少爺，從賤人肚子爬出來的，還敢跟我討價還價？」大管家在于家已經三十多年，平常誰見到他不是畢恭畢敬，認為像于孜嘉這種外室子，本家若是不認，也不能如何，一個外室子在于家的地位，恐怕還不如曉雲小姐的二等丫鬟呢。

于孜嘉雙手背在後腰，下巴微微上抬，薄薄的嘴唇略翹，那張蠟黃、稱不上好看的臉竟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威勢，彷彿站在那的，不是一個任人欺辱的外室子，而是一個得天之寵的天之驕子，任何人都不得在他眼前放肆無禮。

他氣勢凌人的說：「賤人這話也是你說的？老太君可是當面說過，要抬我娘親當姨娘的，恭西將軍也不是任人糊弄的傻子，李代桃僵，還找個身分低賤的外室女代嫁給他，如此打他臉的親事是要結仇吧，試想在京城裡只是三流的于家能不能擔得了恭西將軍之怒。」

大管家咬牙切齒，沒想到于孜嘉是這麼難啃的硬骨頭。

二夫人吩咐過他，只帶于舞兒回來，另外兩個沒利用價值的，何必抬回來吃好穿好？說完這話，二夫人賞了他一百兩銀子，這銀票還在袖裡沉甸甸的呢。

而錢都收了，這事若沒完成，他還有好果子吃嗎？

大管家想了想，用上拖字訣，「原來是這樣，是我不懂事，不知道老太君有這樣的主意，但府裡現在只整理了給小舞小姐的院子出來，姨娘要回去住，還要些時日……」只要把于舞兒帶回去，這事就完結了，至於其餘人老太君會交給二夫人，自然不會過問到底有沒有把人接回府。

于孜嘉彎唇一笑，但那笑意未達眼底，更顯氣勢凌人。

「那就何時掃乾淨了，我與妹子、母親再一塊回府，屆時我們恭迎于家車駕，順便替我妹子造聲勢，于家二小姐雖因從小病弱養在老太君身旁，極少出來見客，但是京城裡也不能沒人知曉吧，恭西將軍可是精明著呢。」

如此軟硬不吃，讓大管家堆笑的臉終於垮了，露出原本的勢利嘴臉。

「嘉少爺，我勸你見好就收，你若是如此強硬，也別怪我回府後從實稟告你的不遜之罪。」

「大管家請，可要告訴于二夫人—我的嫡母，這車駕排場呢，不能比大妹的差，若是想要來陰的，將我與母親害死，好接小舞孤零零的回于家任其擺佈的話，那可是打錯算盤，我已在里正那裡寫了文書、按了指印，說我與母親身體健康，近日更是時來運轉，要回于家享福去了，絕無輕生之念，剛好那日是里正的壽辰，左鄰右舍大多在座，全都做了見證向我賀喜，你們能堵一人的心，堵得了千千萬萬人的嘴嗎？」

大管家臉色全都變了，不悅的拂袖而去。

沒多久，車駕浩浩蕩蕩的過來，將劉氏三口人接回于家，這動靜極大，窄小的巷弄擠滿了看熱鬧的人，大家都說劉氏苦了一輩子，終於要過上富貴的好日子了。

劉氏扶著昏昏沉沉的女兒進了車內，剛才聽了兒子與大管家的對話，她一開始是驚怕，到最後卻有些欣喜。

兒子竟然如此能幹，為了女兒與于家談條件，還真的讓于家把他們接回去，這下他們母子三個，總算是能享福了吧？

在往于家去的路上，劉氏越想越開心，壓低聲音喜孜孜的說：「嘉哥兒，那個什麼恭西將軍是個大官吧，我們小舞是真的能嫁給他吧？」

于孜嘉平靜的眼神轉向劉氏，心情卻有些陰沉，這個便宜娘將事情想得太簡單了。

「姨娘為何不問這麼好的機會怎麼輪得上小舞，又為何于家要大費周章，不惜把我跟妳都接回去也要讓小舞代嫁？」

「無論怎麼說，對方是我們攀都攀不上的大將軍，也許大小姐看不上，但對我們小舞來說這可是一門極好的親事。再說了，我們小舞也是個才女……」

于孜嘉眼神暗沉，他忍住嘆氣的衝動，阻止她繼續說下去，「姨娘慎言，于家大小姐容貌姝麗，才情不凡，小舞要避免擔上這些虛名，與大小姐爭鋒才是。」

劉氏卻聽不出于孜嘉的好意，只覺得兒子是心胸狹窄，哀哀的說：「你怎麼……你怎麼見不得你妹子好？她若是嫁了個將軍，以後也能提拔你的，你怎能心胸狹窄至斯，我知道你就是看不上你妹子，但巷頭街尾全都稱讚你妹子……」

于孜嘉聽得頭疼，深吸口氣，再次打斷她，「我不是說小舞不好，只是妳就不怕妳嚷嚷著說小舞是才女，引起于大夫人跟大小姐不滿，對付小舞嗎？」

把話講得這麼白，劉氏才總算懂了，吶吶的說不出話來。

于孜嘉看著轉而一臉忐忑的劉氏，又看看昏睡著的小舞兒，心裡重重嘆口氣。

他既然佔有了這具身體，對於原主的親人他自然是願意加以照顧，改變她們的生活，所以他殫精竭慮，就是為了讓劉氏與小舞進入于家，不願讓外室這兩個字壓垮了兩人，畢竟外室女這三個字黏在小舞身上，只怕她一生都毀了。

可是現在他忍不住細思，這樣沒腦袋的劉氏真能在于家過下去嗎？在于家這樣的地方對她是好是壞？

也罷，他能為原主做的，也就是守護這兩個親人了，更何況只要他這個兒子有出息，劉氏的生活自然也會好過許多。

第二章

馬車停了下來，劉氏被請了下車，于孜嘉扶著妹子隨後。

立在車前的婢女向三人見禮，恭敬的道：「向劉姨娘、嘉少爺請安，請劉姨娘與嘉少爺先一步更衣，才好進壽寧堂見老太君，至於小舞小姐，老太君已把清風居空出來，還請醫娘輪流照顧小舞小姐，姨娘盡可安心。」

兩個抬著軟轎的婆子把于舞兒帶去安置，于孜嘉上一世向來吃好穿好，這一世過著如此貧困的生活，粗糙衣物穿在身上像要割人一般，他當然不慣，便帶著劉氏隨三名婢女進入屋內更衣。

劉氏這一輩子都沒穿過這麼漂亮的衣物，戴過這麼漂亮的首飾，幾位婢女嘴甜捧著她，讓她暈陶陶的，渾然沒察覺到婢女們眼底的輕蔑，其實這些衣裳首飾比一等大丫鬟穿戴的還不如，也只有劉氏這樣沒見過世面的女子才會開心得以為這就是最好的。

于孜嘉則是不然，神色依然平淡從容，寵辱不驚，讓伺候他的丫鬟都在想，他是裝模作樣，還是天生就有這種氣度。

母子倆更衣之後，就一起來到壽寧堂，劉氏心中本就忐忑，但也有著歡喜和期待，可她與于孜嘉才跨過門檻，就聽見重重的喝斥聲——

「于家不肖子孫，跪下！」

劉氏被這聲響嚇得臉色發白，雙腳一軟，若不是于孜嘉眼明手快，伸手一扶，她險些跪下。

她滿眼驚慌的側頭看向于孜嘉，于孜嘉不置一語，只是對堂內拱手作禮。

堂內有四個女子，坐在主座的是老太君，其餘依次排列，大概就是大夫人、二夫人、三夫人。

「嘉哥兒見過祖母、大夫人、二夫人、三夫人。」

滿頭珠翠，穿著正紅，身形福態，眼裡存著看熱鬧興味的婦人笑道：「哎呀，二嫂子，原來這就是嘉哥兒，三言兩語就進了于家，果真是大才。」說著，她轉而對于孜嘉說：「嘉哥兒，我是你三嬸。」

趁著這時候，于孜嘉看了眼被稱呼為二嫂子的婦人，她瘦削些，眉眼吊高，皮笑肉不笑，似乎不以為然，大夫人則是坐在椅子上表情木然，看都沒看他和劉氏一眼。

而剛才吼聲如雷的，就是站在老太君旁邊的大管家，他一臉小人得志嘴臉，再看他囂張大吼老太君也不阻止，可見在這短短的幾刻鐘時間，他不知抹黑造謠了多少事。

于老太君端坐著，手裡拿著佛珠低聲唸著。

剛才她已經從大管家嘴裡聽到了整件事情，果然是外室養的，就是這樣上不了檯面，竟然敢說于家是個三流世家，卻又想要藉著妹妹巴著于家不放，簡直無恥。

再無趣的瞄過于孜嘉一眼，于老太君心中冷哼。

這孩子長得面黃肌瘦、尖嘴猴腮、憤懣的刻紋纏在臉上，哪有幾分貴公子的氣度，愈看愈不喜，雖然知道管家剛才說的話有幾分誇大，但這孩子實在入不了她的眼，膽敢要手段進于家，她就要先挫挫他的銳氣，以免他不知上下尊卑。

「嘉少爺，你犯了錯，還不跪下！」

見于孜嘉挺直背脊，一臉雲淡風輕，那樣子比這裡的大家長還要張狂，大管家暗恨得怒氣沖天。

在于家裡頭，人人捧著他，看到他就像看到祖宗一樣，這個外室子卻敢讓他三催四請，而且還讓他在二夫人面前落了個辦事不力的罪名。

幸好那一百兩二夫人沒收回去，還再給了他一百兩，要他在老太君面前說這個外室子譏笑于家是京城的三流世家，老太君這麼重視面子，而且深以于家為榮，怎麼能饒得了這大逆不道的外室子？

他一聽就覺得這法子好極了，不愧是二夫人，連他都沒想過還能再下這狠招。

他決定要讓于孜嘉知曉小鬼難纏的道理，別說他只是個外室子，就算他是真正的于家少爺，惹怒了他，他也能暗中作盡手腳，讓他吃夠苦頭。

于孜嘉卻沒有理會大管家，打量自己換上的錦衣，這灰青色像久積的灰塵，應該會讓自己的面容看起來更加難看不討喜吧。

以前的他，最喜白衣，沾染上一點點顏色、一絲絲汙濁就會被他棄置不穿。

他看了看袖口的縫線，發現竟有個線頭冒出頭來，看來這衣裳縫製得不夠好呀……想到這裡他失笑，舊習難改，他還是愛華衣美食。

「嘉少爺，跪下！」

見他不理，大管家得意洋洋的心想他是嚇呆了，更加疾言厲色，但臉上的笑容差點藏不住，讓你敢對我橫，報應就在此刻。

于孜嘉抬起下巴，露出輕淺的微笑，他那張臉一點也不好看，但那笑容卻把他整張臉點亮了，他眼裡光華流轉彷彿星辰，笑容更讓人感覺滿室春風拂過，不少婢女都看呆了。

明明是一個長得不怎麼樣、出身也卑微的人，怎麼氣質能這般高貴？落落大方中又帶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風流，就連大少爺也未必比得上。

「男子漢一生中跪天跪地跪父母，豈有跪個奴僕的道理？一進祖母的居處，竟有小人要我下跪，像要折辱奴僕般的欺辱我，祖母是否受人蒙蔽，要不然豈會全無慈愛之心，讓這等下賤奴僕折辱主子。」

「你還有話說？明明就是你譏笑于家是三流世家……」

不待管家講完，他立刻先聲奪人。

「于家祖先出身貧寒，起於微末，高祖皇帝起義時，祖先投於麾下，高祖皇帝當時縱橫沙場，只是四面環敵、上有北賊，下有南蠻，東有東夷，西有亂賊，曾三次兵

敗受過重傷，一次更是差些斷了氣，是我于家先祖冒著箭簇與刀尖的危險將高祖皇帝擣出，因此高祖皇帝黃袍加身後，不忘舊恩，封于家先祖為慶嘉公，三代後才遞減爵位，皇恩浩蕩，這等看重就算在高祖同袍部下中也難得一見，因此當世盛讚于家是世家中的第一位。」

他過去身為瑞陽王，每個人都想攀親帶故，為了理清眾人關係，避免沾染上不該結交的人，所以他從小就開始背族譜，不只背自家族譜，也背別人家族譜，還要廣泛了解過往舊事，才搞得懂京城裡誰跟誰有親，誰又跟誰有宿怨。

所以背起于家的祖譜，小菜一碟而已。

一直垂頭的老太君這下終於抬頭了，眼裡滿是驚訝，堂上其他幾個人卻是不懂他說這些想幹麼。

這是于家的歷史沒錯，但也就只是歷史而已，早已湮沒在歷史的洪流裡，現在于家哪有這等能耐？

但對於老太君而言卻是不同，她嫁進于家時，于家仍風光得不可一世。

這些話讓她彷彿回到出嫁時，看到眾人豔羨的目光、聽見姊妹們的祝福，迎親的隊伍佔滿了京城最熱鬧的街道，一幕幕就像流水般，轉瞬即逝，卻又在記憶中那樣鮮明與清楚。

然而于家的光榮在這些年裡消磨了，于家家主汲汲營營卻無太多建樹，于家幾個小輩不夠優秀，再出了幾件丟臉的事情，京城裡一流世家的拜帖，就很少傳到于家這裡來了。

「我聽大管家說，你對著他不屑的說于家現在只是個三流世家，嫌棄我們于家來著，為何又說起先祖的事情？」老太君開口了，語氣卻很溫和，像是不解的詢問。

對於能背出于家光榮歷史的小輩，她總是願意多給些耐心的，就連他那不好看的臉，她都覺得順眼了許多。

于二夫人本就看于孜嘉不順眼，現在聽到老太君的問話，更加惱怒，暗地裡恨恨的瞪了于大夫人一眼。

大房不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恭西將軍，卻把她二房的外室女找回來代嫁，這不是削她面子嗎？

讓這外室子登堂入室，而且他能說善道，竟把一向難討好的老太君給說得露出幾分慈愛……就連她自己的風哥兒都得不到老太君幾句慈愛的問話，這外室子簡直是個禍患！

于孜嘉淡然的道：「難道現在的于家不是三流世家？明明大伯父還有著慶嘉伯的爵位，區區一個恭西將軍回京，就將于家眾人嚇得有如驚弓之鳥，不敢拒婚，只敢找人代嫁。可那恭西將軍是什麼人？只不過是被人招了安，鎮守在北界，打了幾次勝仗就驕蠻起來的匪首而已。」

「匪首？你竟敢將戰功赫赫的恭西將軍說成匪首？」于二夫人倒抽口氣，聲音尖厲的叫囂，「你這是瞧不起動貴，還是要替我于家招來殺身之禍！」

「若不是于家沒落成了三流世家，也不至於怕成這樣！」于孜嘉話鋒一轉，凝肅的道：「可縱使于家沒落，也該有錚錚傲骨，二夫人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又是何

意？難不成我們于家人見到恭西將軍就要雙腿發軟，做小伏低，數典忘祖的把家裡的女人獻出去嗎？」

他反唇相譏，一股霸氣渾然天成，沒有人敢說他頂撞嫡母大逆不道。

「你、你—」

被他拂了面子，于二夫人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嫁的不是她女兒，她其實無所謂，可于孜嘉這麼一說，就像是她看不起自家人，沒半點骨氣。

于老太君不滿的瞪視她，讓她住嘴，她頓時不敢再說下去。

倒是于大夫人抬起臉，冷笑著道：「你倒是能言善道，怪不得能把一家子都弄進來。」

他肅立不語，老太君捻著念珠，沉吟好一會才道：「你說這些話，莫非是有法子讓貪愛美色的恭西將軍放過于家嗎？」

「法子自然是有的。」

「你真的有法子？」于大夫人雖然是不信的質問，臉皮卻染上了激動的紅暈。

傳聞恭西將軍性情暴戾，前兩任正妻都是被他打死的，妾室自然更不用說，他們大房獨有一女，她是于曉雲的親娘，哪能將她嫁給這種人？

可她的丈夫若是聽聞了恭西將軍想要向曉雲求親，只怕將自家女兒綁上花轎也是不可能，雖說弄了個于舞兒過來，但也未必能派上用場。

以自家丈夫勢利愛權的程度，怕是會堅持要嫁親生女兒，不在乎自家女兒可能會年紀輕輕就香消玉殞。

于孜嘉背脊挺立，姿態清雅若青竹，不卑不亢的道：「大伯娘是慶嘉伯夫人，祖母是慶嘉伯府的老太君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，要為于家效力，也要兩位承認我是真正的于家人，而我娘親在外苦守二十年，辛酸又有誰知，她當初父母雙亡，生活窘迫無奈下才與爹親在一起，這些年來潔身自好、在外從不惹麻煩，也不敢以于家名義招搖，舍妹更是純良孝順，難道不值得給她們一個名分？」

于老太君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要他獻出方法，就要好好安置他的家人。

「劉姨娘是個乖巧的沒錯，不如就這樣吧，將嘉哥兒的名字寫入族譜，遠山居那一處荒了許久，打理好就讓他們一家搬進去，劉姨娘我看臉色不太好，免了她每日向嫡妻問安，小舞這孩子在外頭也苦太久了，她的親事由我作主，總要找一個合眼緣的，至於月銀就由我這裡供出。」

于二夫人臉色黑沉，于三夫人嘆一聲笑了出來。

誰不知道二嫂子蹉跎後宅婦人的手段多，進來哪有命在，但老太君一發話，她那些手段全都用不上。庶子寫上族譜，地位不可動搖；姨娘不必日日問安，自然不會受到她的折磨。再者連庶女的親事都被老太君握著，她也沒辦法拿庶女親事作踐庶女，拿捏這一家；最後月銀由老太君那裡供給，她就更無法下手了。

「孫兒多謝祖母慈愛之心、關愛之情，孫兒無以為報，恨不得能為于家擋風遮雨，興盛于家。」于孜嘉這一次是真心誠意的道謝。

其實當初開口說讓小舞代嫁，只是個敲門磚，等真正進了于家的門，才是他發揮的開始。

經歷宮廷之中無數的爾虞我詐、勾心鬥角，曾是瑞陽王的他，又怎麼能夠讓人拿捏在掌裡任意揉捏折磨，況且後宅的事，也不是他一個男子該管能管、每日注意的。

後宅是女人的戰場，不是男人的！

但他要護著劉氏和小舞，那就只有在進門時，抱緊這個家裡最粗的大腿，得到老太君的注目，才能一勞永逸的斷絕後患，劉氏腦袋不清楚沒關係，他要就算她腦袋不清楚，也沒人能夠利用這一點來害她。

同時，他也要收回這個身體該有的地位—于家二爺次子的身分，讓自己能正大光明的行走在外。

為此，他必須證明自己值得老太君的關愛，證明自己對家族的價值。

天下熙熙皆為利來，沒有利益的事有誰會去做，但只要有利益，殺頭的生意也有人肯幹。

此番若是沒有證明自己的價值，他就算能藉小舞的事進入于家，只怕也離死不遠。

試想，一個軟弱不明事理的姨娘，一個扶不起阿斗般的庶子，進了世家大門，就連僕役都能踩上一腳，更何況是裡頭的主子。

就像今日大管家敢對老太君顛倒黑白的使壞，若說這裡頭沒有于家二夫人的手筆，他是絕對不信的。

于二夫人要在在他進于家第一天就踩死他，那他也只能反擊，讓她沒法子再來惹他。他瑞陽王能得先帝的寵愛，娘親能夠在皇朝裡呼風喚雨，絕不是憑著那一點血脈關係，他能出頭，畢竟是有本事的……

想到這裡，于孜嘉猛然想起藍斐樓，那人把自己跟娘親騙得暈頭轉向，可真是比他們更有本事！

想起此人，一時牙都疼了，他怎會被這人給迷得暈頭轉向？

若說長相嘛，自己長得比他還好；若說文才吧，自己可是帝師親手教出來，藍斐樓要跟他比，就像螢火與月光！若說武功吧，自己騎射皆佳，說是貴公子們的模範也不為過，藍斐樓不過是個不受寵的庶子，騎騎馬可以，跟他比？哼，當然是更落於下乘。

偏偏自己就是被這個人給騙了！

這該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嗎？

還是說墜入愛河，他就變蠢羊呆驢了，被人害得失身也就罷了，連命都沒了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嘉哥兒，你怎的不說話？你有什麼好法子？恭西將軍素愛美人，我只怕我的曉雲……」見于孜家久久不言語，于夫人神色多了幾分懷疑。

于孜嘉被這句話拉回了心神，從容的說道：「大伯娘，這個法子我只能用寫的，不能宣之於口。」

「是什麼餽主意，要這樣遮遮掩掩的……」

于二夫人惡意中傷，也改變不了于老太君與于夫人的心意，畢竟于曉雲就跟她們的命根子一樣，無論什麼樣的法子，只要能避過這一劫，她們都願意試。

于大夫人命人拿來筆墨，于孜嘉在上面寫了幾個字，遞給了老太君—其實他只是要叫她們賄賂一個人，只是賄賂這事不好聽，私下做就行，拿到檯面上說，萬一被二夫人給拿住把柄可就糟了。

于老太君皺了眉頭，似乎不敢相信，「這法子真的有效？」

「不妨一試。」他笑吟吟的道，心裡卻十分篤定。所謂一物剋一物，恭西將軍雖然野蠻，但也是有人治得住他的。

于大夫人卻是緊蹙眉頭，「這……若這人有這麼大的能耐，我怎麼沒聽聞過這個人？」

「恭西將軍乃是一個不識字的莽夫，他能屢戰屢勝，與此人有很大的關係，傳言兩人是從小的玩伴，恭西將軍的軍糧、軍備全都是此人負責的，這人說的話，恭西將軍就得聽。」于孜嘉笑了笑，「這種消息，通常是不會傳到後宅的。」

他會知道這件事，是藍斐樓告訴他的……

藍斐樓說的話總是很有趣，得到的消息也總是很讓人驚奇，深深的吸引了他。

後來他才發現，這是藍斐樓討好人的伎倆之一。

當藍斐樓要討好一個人的時候，你不會感覺到他在巴結與諂媚，只會讓你覺得跟他相處如沐春風，與他說話十分投機，自然而然的便對他有了好感。

如此說來，藍斐樓果然是人才啊！

也就是這樣的人，才能宰了自己，還在宰了自己前上了自己。

一想起這淒慘的事實，于孜嘉又覺得自己牙疼、胃疼、心口疼，自己在他面前到底有多傻？

想想，藍斐樓從一介庶子成為他的知交，現在仗著他的死，一舉變成了萬人之上、一人之下的相爺，他不服輸都不行！

這人不只有本事，連坑蒙拐騙的伎倆都一流。

小騙子是騙銀，大騙子是騙心，這傢伙連國家都騙了一半，他實在不得不服。

不過那傢伙雖然很讓人惱怒，但他說過的話倒是派上了用場。

藍斐樓說過，恭西將軍曾經犯渾想要狎弄麾下士兵的美貌娘子，他那個兒時玩伴兼軍師毫不畏懼，拿起板子就抽，抽得恭西將軍摶著屁股滿帳蓬跑。

藍斐樓說得繪聲繪影，讓他眼前不由得浮現一個五大三粗、滿臉橫肉的粗莽漢子，摶著屁股慘叫逃奔，尖叫聲能驚起暗夜飛鳥，再加上跑不動後，痛哭流涕的向自己的軍師跪哭道歉的情景，讓他抱著肚子笑得喘不過氣來，因此記憶特別深刻。

他笑完之後還說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恭西將軍的軍師英洋還挺有正義感的，不讓恭西將軍淫人妻女，也是一件善事。」

藍斐樓為他倒了杯香茶，眼底也含著笑意，修長的手指滑過白瓷茶杯，賞心悅目—他一向欣賞好看的人事物，所以藍斐樓當時的模樣，他也記憶猶新。

「不妨這樣說，恭西將軍此人確實好色，說他強奪婦女的消息不少，那麼這就有個問題—平常軍師也沒阻止，怎麼今日就阻止他強奪人妻？」

「咦？平常不阻止的嗎？」他當時不明就裡，發出了疑問。

藍斐樓微微一笑，解釋道：「只是利益至上罷了！出征之前淫士兵妻子，一旦引起憤懣，就可能變成大亂，因此軍師阻止了。」

他當時還想藍斐樓見微知著，真是個好人才，那一句利益至上，也是真理。

果然，這個好人才一回頭，就把自己坑了啊，完美表達什麼叫利益至上！

藍斐樓那傢伙把自己騙得團團轉，又硬說不在乎自己的殘缺，這個竊國的大騙子，當時應該就甩他幾鞭子，把他那張迷人的臉給毀了一半才能消氣……

總之，既然軍師英洋是個利益至上的人，邊關缺糧少米，只要針對這方面賄賂應該很有用。

于老太君與于大夫人面面相覩，這法子簡單得令人不敢置信，可看著于孜嘉胸有成竹的模樣，又不由得生出幾分信任和希望。

若這法子真的有用，可真算救了曉雲一命……

思索一番，于老太君開口道：「嘉哥兒先回屋裡休息吧，另外，大管家之前應是聽差了卻胡亂告狀，就罰扣他三個月的銀錢。」

于老太君也不是傻的，在賄賂之前，自然要找人去確認一下英洋是否真有那麼大的能耐，答應給于孜嘉的好處，也要慢慢的給。

但是亂告狀的大管家她還是稍稍懲戒一番，算是給于孜嘉一個交代，讓他不至於不滿，安撫一下他。

「是，祖母，孫兒告退。」于孜嘉輕飄飄的看了一眼大管家的屎臉，于二夫人的黑臉，肚內暗笑，手段這麼嫩，還敢跟我鬥，真是個笑話。

劉氏跟著他走出了大廳，雙目含淚的看著兒子。

她從不知道自己的嘉哥兒這麼有能耐，竟在進于家第一天，就能獲得老太君的看重……這樣說起來，過去她真的耽誤兒子了，可這孩子心底還是有她這個娘親和妹妹的，縱使她再傻，也知道兒子出頭不只是為了自己，也是為了她們……

看她淚眼汪汪的樣子，于孜嘉心裡一軟，劉氏雖然軟弱、耳根子軟，但終究是疼愛著孩子的。

他捏著她的手道：「姨娘，往後的好日子還多得很呢。」

「嗯嗯……」

她哽咽的回應，這一次她沒再提恭西將軍的親事，大概是看到老太君和大夫人的行為，她也知道有鬼，不敢胡思亂想了。

第三章

老太君果然如之前所說，替劉氏母子三人找了一個清靜的院落，那裡還有後門可以直接到熱鬧街巷上，大概也是怕他們要出門或要買什麼，會被于二夫人給刁難。

幾個婢女、奴僕，全都是老太君那兒的人，這不只是給他們臉面，也是給他們的保證，任何想要動他們三人的人，絕逃不過老太君的眼睛。

于二夫人無法整死他們，就改為給他們找點小麻煩—

比如不讓于孜嘉入族學。

庶子這種東西，就是不能越過上頭的哥哥，要不然傾家族全力栽培的嫡子不就變成了一樁笑話？

只要于孜嘉文不成，武不就的，放養在家裡，于二夫人看了也沒那麼不滿了。

人的心總是偏的，于孜嘉雖然在初入于家時表現出色，但畢竟二夫人的嫡子于風早已有了才名，眼見大房無子，以後爵位會落在二房這裡，老太君再怎麼樣也不願太掃二夫人臉面，所以做到了當初答應于孜嘉的一切，就放手不管了，專心忙著于曉雲的事。

可誰也想不到于孜嘉自己鬧出了事。

于孜嘉以前當瑞陽王時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出外逛街要買什麼，只要比劃兩下，就有人包好雙手奉上，或是送回府裡，銀錢全都是帳房給的。甚至有的商家覺得能攀附上他，就是天大的好買賣，就算他不給銀子也沒什麼關係。

所以他哪會在乎銀子這等小事，他從沒有為沒錢傷透腦袋的時候！

在他眼裡，錢就只是個俗物，何須用心？

可是現在成了于孜嘉，他才知道，原來一文錢能逼死英雄好漢不是戲台上的台詞而已。

進了于府，他的衣服是絲綢的沒錯，可卻是最下等的，他怎麼能接受？想到自己過去穿的衣裳是什麼布料做的，他就有點忘形，跑去以前常去的布莊，看順眼的就買買！而有了衣服，總要有佩飾嘛，出門在外，就算男子也要注意行頭的，所以到了玉器鋪子，當然又是一陣買買；接著想著房裡太空，就又跑去古董店，同樣買買買！

最後又去向來喜歡的悅陽樓吃了幾道菜，跟前面幾家鋪子一樣，通通記在于家的帳上，但才回府，他就被幾名小廝強行請到了老太君的壽寧堂。

聽著大管家報出的金額，再看看于孜嘉的神色，于老太君扶額。

怎麼這個二孫子明明是個聰明人，卻在花了大筆銀錢後，還一副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的委屈無辜樣？

「你在悅陽樓光是吃飯就吃了二十兩銀子……」

「二十兩銀子貴嗎？小二還說幫我算低了些呢。」

于孜嘉眨了眨眼，雖然臉還是不怎麼俊俏，但對上那濕漉無辜的眸光，還是讓人罵不下嘴。

于老太君按著心口，開始覺得這個孫子腦袋有問題，怎麼能幫著家裡出主意解決大事，對於金錢卻又傻得跟三歲孩童一樣。

二十兩于家不是花不起，但、但也不可能一餐就花上了二十兩，伯爺一天的花銷也不過如此！

而更可怕的是，這個孫子在街上繞上了一圈，就花了五百兩，他到布莊買最高級的布，指名手藝最好的繡娘製衣，玉珮古董買了好幾樣……

各鋪子一送來帳單，驚動了帳房，她才知曉這個孫子有多會花銀子。

簡直是敗家子來著，若不是知曉他的性格，她還真要以為他是故意要敗光于家的錢。

被老太君一番話訓誡過後，于孜嘉垂頭喪氣走出壽寧堂。

老太君說了，這一次的五百兩于家付了，但下一次可沒有這種好事。

他這才發現自己身無分文，連吃頓好的都不行，而要靠府內的月銀，那也沒辦法，他找了個僕役來問，這才知曉，于家大少爺一個月也才拿到百兩，這百兩要用來孝敬師長、同儕間交遊，說實在的，也是拮据得很。

于孜嘉頓時發愁起來，之前連吃飽都有困難，自然是無法享受其他，可現在生活好多了，他實在不想再委屈自己。

就在于孜嘉想著該怎麼做才能過回他習慣了的日子時，他花錢大手大腳、奢侈浪費、敗金無行的惡名，早已在于家內傳開了，會傳得這麼快，當然有于二夫人在推波助瀾。

那天聽帳房來報于孜嘉花了多少錢，于二夫人眼睛發亮，深深覺得她還是得了上天保佑，于孜嘉自己落了個把柄，她當然不能放過這個敗壞他名聲的好機會。

于二夫人往日一直覺得繼承爵位的鐵定是他兒子，但于孜嘉回到于家那天的表現，讓她心中瞬間升起了濃濃的危機感。

萬一大夫人想要過繼于孜嘉怎麼辦？

如果這種事情發生，那她這些年來的討好算什麼，自家兒子也早就視這個爵位為囊中物，怎能被半路認祖歸宗的人奪走？

所以一見有這麼好的把柄，她立刻就要人宣揚于孜嘉的揮霍。

而對於孜嘉而言，比于二爺還敗家這話戳中了他的心肝肺，連肺管子都差些氣得戳出個洞。

說他廢，說他花錢大手大腳，他還真回不了嘴，因為他沒自己賺過銀子，也不知道節儉為何物，可是把他跟他那個爛爹比，他真是不能接受。

那個爛爹自從他借了這個身體後，從沒有見過，就連進了于家也是如此，因為他總是不回家，在青樓裡眠花宿柳、風流快活，簡直就是個敗類。

所以，再怎麼慘，也不能跟他瞧不起的于二爺比爛。

不就是小小的銀子嘛，只要他想賺，哪有賺不到的？

他明明聽說以前藍斐樓也被嫡母苛待得連水都沒得喝，但他來到自己身邊時，身上完全沒有窮酸氣，衣物都是上好的，連配戴的玉珮也是極佳的。

藍斐樓都能自己攢錢翻身，總不可能他堂堂瑞陽王還賺不夠自己要花的銀子！

于孜嘉進了京城最雜亂的鬼鎮子，這鬼鎮子其實是京城郊區一個三不管地帶，這裡有各種攤子，有盜匪擄掠來的贓物、色目人手裡的外域怪東西，敗家子從家裡偷來換現錢的古董、還有走船人所帶回來的稀少海貨，應有盡有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絕對沒有你買不到的！

于孜嘉往鬼鎮子最深處走，繞過了幾處破落的房子，最後在一間掛著金閃閃牌匾的大屋子前停下。

他敲了敲門，裡頭出來一個獐頭鼠目的門房，惡聲惡氣的喝道：「滾滾滾，哪兒來的不長眼傢伙，不知道這是鬼王的地方嗎？」

「你這門房講話這麼不客氣是怎樣？是鬼王請我來的。」

那門房眼睛長在頭頂上，從于孜嘉的臉，看到他那不怎麼高級的衣服，再看到他那水頭普通的玉珮，然後再往下看他那縫線不整的鞋子，立刻就露出一副「就你這窮鬼也敢來跟鬼王攀親帶故」的神色。

「我呸，去去去，哪裡來的窮酸，鬼王這麼喜歡金子的人，怎麼會邀請一個窮酸過來。」

「鬼王會不會請我，又豈是你一介無名門房能知道的。」

那門房愈加狗眼看人低的怒罵，「呸，小爺我就是知道，叫你滾就快滾，再不滾我就動拳頭了！」

「喔！原來如此，我有眼不識泰山，見過鬼王。」于孜嘉一笑，那笑容好似讓天地萬物皆暗淡無光，唯有那抹笑燦爛生輝，劃破了暗沉的世間大放光明。

那穿著破爛的門房愣了一瞬，隨即嘶了一聲，回過神來，將于孜嘉緊急捉進了門裡，「他娘的，這是誰洩漏出去的？我裝了十幾年都沒人發現，啊，之前也有一個姓藍的混帳發現老子就是喜歡裝窮、裝門房、裝乞丐，看這個世間百態。小子，你又是怎麼發現的？」

「知道鬼王究竟有沒有邀請我的人，也就只有鬼王本人了。」

鬼王，顧名思義就是鬼鎮子的王，每一任鬼王叫什麼名字沒人知曉，反正當上了，就被稱為鬼王，而這一任的鬼王據說已經當了二十幾年，還沒被人拉下殺死取代，可見是很有自己的手段。

他最難殺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他常年不在，而且面貌常在變化，所以坊間也有傳言其實鬼王是好多不同的人裝扮的。

于孜嘉拱手作揖，依然笑盈盈的，鬼王看了一眼就連忙別過頭，這傢伙臉長得不怎樣，但那笑—也笑得太美了，讓他有摀住眼睛的衝動。

眼睛都快被那笑給弄瞎了，再看下去，魂兒都不是自己的了。

「停停停，你別笑了，告訴你，老子只愛女的，不愛男的，色誘這一套對老子來說是沒用的。」

傳言瑞陽王一笑傾城，說他回眸淺笑，可跟日月爭輝、沉魚落雁，他沒見過前幾年死了的瑞陽王，但是這個人的功力跟瑞陽王相比，應該也差不了多少了。

笑起來像禍害的人，唔……他抖了一下，一定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啊。

「我說你這笑得像禍水的傢伙想要幹什麼？」鬼王狐疑的問，他現在是看出來了，這小子外表落魄，可氣質卻超凡脫俗，跟鬼鎮子格格不入，這樣的人，有什麼事情好拜託自家的？

「想跟鬼王做個生意而已。」

鬼王瞪大了眼，想到了不是很愉快的事，「上次那個姓藍的也這樣說……」

「結果他跑了不少海船，進了不少海貨，讓您大賺一筆對吧。」

鬼王皺眉，除了這小子，全天下就那個姓藍的知曉他的真面目，這人不只揭穿了他的身分，還知道那個姓藍的靠什麼方法賺了錢，若說沒關係，他可不信。

「他是你什麼人？」

「仇人！」

于孜嘉的話讓鬼王傻了好一會，隨即噴笑出來，口水噴得到處都是，于孜嘉若不是退了一步，就要被噴到了。

「你知不知道姓藍的現在當的是什麼官？」

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的相國。」于孜嘉說得咬牙切齒，可看鬼王的表情還是一臉訕笑。

「知道得這麼詳實，還敢說他是你的仇人？噴噴噴，竟有個傻子說他跟當今相國是仇人，這真是今天最好笑的笑話，唉唷，每日一笑心情好，哈哈哈。」鬼王在他身邊繞了一圈，指指點點，完全拿他當笑話看的道：「瞧你正是青春年少，何必跟當今相國過不去，是有多大怨多大仇。」

「我現在沒有跟他過不去的本錢，事實上，我窮死了，連吃頓飯的錢都沒有，所以才想要跟鬼王合作。」

「合作啥？」

「金礦。」

鬼王又噴了一大口唾沫出來，這次是被噎到的，嗆得他咳個不停，斜著眼睛看他，覺得于孜嘉肯定是瘋了。

「你—咳—咳—你說什麼？」

「瑞陽王的封地有座金礦，從來沒有開採過……」

「等等！」鬼王聽不下去的吼道，「你知道金礦不能隨便採吧！」金礦是什麼東西？那是朝廷的東西，皇上說開採才能採，誰敢私下偷挖，就等著滅門吧。

「那就銀礦吧，瑞陽王的另一處封地有銀礦……」

這是哪兒來的傻子，說得好像金的不行，咱們就換銀的，還這麼大的口氣，說開採礦就開採？鬼王頭疼，「銀礦也不能隨便採……」

「鐵礦呢？我知道……」

鬼王大力的蹦起來，跳得有半人高了，簡直想一袖子就把眼前的年輕人掃飛出去。

這不是傻子，根本是災星！

這小子今天跟他說的這些話，若是被第二個人知道，他哪裡還有命在啊！

「鐵你個屁！鐵礦是做兵器的，自古以來誰敢私下自行挖鐵礦，就是有謀反的意思，你老壽星上吊，活得不耐煩了，老子還想活長點呢！」鬼王嫌棄到了不行，揮手趕他，像在趕個倒楣鬼。「你這傢伙快給我滾，看你印堂發黑、講話顛三倒四，老子不奉陪了，快滾，快滾。」

于孜嘉呆立著，怎麼當初藍斐樓一來談生意就行，自己跟鬼王談生意就不行，自己跟他的本事落差沒這麼大吧，虧自己知道這麼多事，還懂得利用藍斐樓提過的消息，怎麼沒有半點優勢？

于孜嘉怎麼也不肯放棄，絞盡腦汁的想，急急忙忙地吐出一句—

「那賣紙呢？」

鬼王怒罵不休的嘴巴停了下來，狐疑道：「什麼紙？」

「謹陽紙！」

鬼王這次蹦得更高，罵得更尖聲，比著他的手指都在顫抖。「他媽的放屁！你知道謹陽紙是什麼嗎？那紙取已逝的瑞陽王名諱與封號各一字為名，色白如月，盈潤有光，與墨香交會竟夜半生香，又稱為暗香紙，纖薄的紙張在月光下閃閃發亮，也被稱為月華紙。

「那是瑞陽王自己做出來的，就是他在世時做幾盒好玩，用來送人的，每個拿到的都要吹噓一番紙張的美，大書法家甚至以有此紙為榮，他一死，怎麼做都沒人知曉，謹陽紙就變成紙的傳說，現在莫說是一盒，就是一張，黑市裡也要賣上十兩銀，但有行無市，根本就沒人拿出來賣。」

于孜嘉忍不住想，原來哥不在江湖，但江湖到處有哥的傳說啊，果然哥還是很厲害的，嘿嘿。

「我會做謹陽紙。」

這話說得鬼王更氣惱了，脾氣更是像一串炮仗似的，點了就炸。「放屁—就算你會做，老子也不收，現在沒人敢拿瑞陽王的東西出來賣了！藍相國跟瑞陽王有仇，市面上賣瑞陽王的東西是會沒命的，據說藍相國當初在瑞陽王身邊被當成男寵，在瑞陽王底下吃了不少苦頭，一得志後，恨得把瑞陽王掘墳曝屍，瑞安大長公主對外說在府裡為瑞陽王祈福，但誰不知道是被軟禁。」

于孜嘉又覺得自己牙痛、胃痛、心口痛了，他才想罵人好嗎？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！他才是該哭得昏天暗地、含淚泣訴天地不公的被騙苦主好嗎，現在這世道是怎樣？苦主得都被說成是加害者，到底還有無天理了。

他緩緩道出自己敢提出交易的最大憑仗，「那是一般市面上不能賣，你這裡是三不管地帶啊。」

鬼王滔滔不絕的怒罵聲忽然一頓，摸著下巴恍然大悟，老子剛才想的太正道，老子的鬼鎮子就是邪魔歪道，怕啥官府啊，那姓藍的以前也是找過老子幫忙的，論把柄，老子也有他的啊。

「沒錯，我這裡是黑市呀，市面上淘不到的，就要到我這裡來買。」鬼王喜不自勝，想通的感覺真的好好。

于孜嘉丟給他一個鄙視的小眼神，「所以你怕官兵幹什麼？藍斐樓在明，你在暗，我們偷偷賣，而且賣得愈貴愈好—」

鬼王這次正眼看了于孜嘉，愈瞧愈覺得這個人什麼都好，除了那張臉皮沒那麼好看，但是那氣質、那風骨、那站姿，怎麼看怎麼不平凡。

他喜孜孜的揉了揉手，興奮稱讚這個此刻看起來很順眼的人兒，「你這小夥子夠賊啊，心肝黑，沒良心，一張紙是要賣多貴，我們一張賣十兩吧，就這個價，不能殺，要殺的人就叫他去吃屎，唉唷喂呀，小子你簡直是太有前途了。」

「這紙一張怎麼夠寫呢，愈是自認為是大師的，愈是一天要寫上好幾張，我看我們不如一盒賣一百兩，第二盒半價，如何？但限定一個月只有一百盒，一人一次只能買兩盒，吊著這些人的胃口，才能讓他們知道這紙寶貴。」

鬼王噴噴有聲，一副自己老了、不中用了，不像年輕人賺錢不手軟，又恨不得像隻狼一樣，對著天空嚎上幾聲，好表明自己的興奮喜悅與開心。

那些死官員文人，把謹陽紙捧得跟天一樣高，當然也要付出像天一樣高的價碼來買，一想之後會賺多少，他就暈陶陶的。

「我已經夠黑心了，竟還有你這種心肝黑得像浸了墨汁般的後起之秀，限量這招妙啊，老人家我甘拜下風，好，我們就賣一百兩，啊，對了，一盒幾張啊？」

「瑞陽王一盒只有放五張！」

瑞陽王幹得好啊，就算是個死鬼，他也要說他做得好、做得妙，做得讓人豎起大拇指，他要是一盒放個一百張，自己還賺什麼。

鬼王眼神發直，心裡猛算，五張賣一百兩，十張賣一千兩，他剛剛真是想錯了啊，這哪是災星，這是天上下凡的活神仙，專門幫凡人招財的啊！

他揉著胸口，連忙把財神爺給請到裡頭，端上了好茶，順便叫婢女把家裡好吃的全都上了一遍，諂媚的笑道：「唉唷，我的心跳得好快，跳得都痛了，這是要發大財的前兆吧，一盒賣一百兩，那成本多少？」

「佛曰不可說！」

鬼王沒那麼沒眼色，知道是機密，也就不多問，「好，我們不說，我們只談怎麼分帳。」

「七三分帳，我七你三，工人你找，但最後的那一道工序，必須由我來。」

機密向來不會外傳的，鬼王很了解，於是不多說，立刻擊掌立誓，當場簽下了合同，于孜嘉說自己沒錢吃飯，鬼王二話不說先借了二百兩給他。

至於于孜嘉是不是空口說白話，鬼王認為這個人一眼就識破他的身分，又說什麼挖金礦、銀礦、鐵礦的，好像人家眼裡的殺頭大事在他眼裡就是尋常事，這人鐵定是幹大事的人，騙子也不敢欺到他頭上來，更不會為了二百兩來讓他記恨一輩子，所以並沒有多懷疑他，笑呵呵的把于孜嘉送出門。

摸著袖中的二百兩銀票，于孜嘉終於覺得心安定了不少，走到鬼鎮子的攤位上，就有閒暇可以多看幾眼，不少小攤都有些新奇的玩意兒，讓他愛不釋手，開了不少眼界。

他慢慢的經過一個地攤，髒汙的破布墊在地，上面零零散散的放了二、三十樣東西，有些是帶著綠藻的海貨，有些不知哪兒來的，滿是塵土，連物品的真容也看不出來，攤主也懶得清理，就這樣隨便賣。

眼熟的感覺讓于孜嘉停下腳步，對方見狀連忙招呼道：「來，看看哦，海外淘來的好東西！」

見于孜嘉對一個暗紅色的東西看得目不轉睛，他一把將那東西遞給于孜嘉，隨口亂說：「這東西早被人訂了，只是那人也不來拿，公子如果要，五兩就賣你了。」

其實攤主也不知這是什麼東西，當初是個穿著不錯的人，偷帶了一包袱的東西賣給他，那人是半夜來，隨便一個價錢就把一整包東西賣給他，顯然這些貨不是什麼正經路子來的，而這暗紅色的玩意兒就是那一包袱東西中的一個。

賣的人只說那一包都是好東西，結果擺在這裡已經一年多，都沒人看上。

「五兩？」于孜嘉話裡滿是驚訝。

以為于孜嘉嫌價高，他連忙道：「那就三兩了，成本價，不能殺了。」他正嫌那東西佔位子，想不到竟有人看上了，當然說什麼都要清出去。

「那這些跟這些呢？」

攤主這一看就奇了，這小夥子是隨手指，還是真的知道來路，比的全都是同一包袱裡頭的，包袱裡的東西有的是海外來的，有的是青銅，有的是看不出什麼來路的，唯一相同的就是這些東西都被噴上了紅色的一層色澤，時間久了，斑斑駁駁，愈看愈不值錢。

「這些全部二十兩。」

于孜嘉幾乎笑出了淚，「這些就只值二十兩？」

他瑞陽王一朝死去，房間百寶櫃裡價值千金的東西，竟然就變成只值二十兩的下等貨色……

他在世時，他百寶櫃裡的寶物誰都想要看上一眼，他賞出一件，得賞的人全都喜不自勝，日夜放在手上把玩，只因誰不知曉他瑞陽王眼光毒辣，能讓他近身賞玩的，全都是千年難見的寶物。

美人配名器，名器出瑞陽，這是世人傳誦的語句，說的就是他的眼光、見識非凡，一句品評，就能讓物品身價萬金，或是一文不值。

可如今這些他近身心愛之物，只值二十兩？

人死如燈滅，這是何等淒涼、何等無奈，又是何等的無常！

「嫌貴？那這樣吧，十兩，不能更低了。」攤主算了算，一包五兩收購，十兩賣出，他還賺五兩，若是再賣不出去，就真的只能丟棄。

于孜嘉也不多話，遞給他兩張銀票，自顧自的拿了這些東西就走。

他往前走著，仇恨與憤怒讓他眼前一片火紅，貴寶名器被踐踏、辱沒、汙穢，讓他心裡怨氣直燒。

「五百年的青銅器、海外的機關盒、珍珠、紅珊瑚串成的配飾、千年的虎頭玉牌，這些竟然只值十兩，好個藍斐樓，就算你眼瞎了，也該知道這些寶物的價值，竟將無價之寶當成了泥塵，你還不如沒眼睛了呢！」

這又讓他想到當初自己與藍斐樓在一起，最後竟只換來毒發身亡的慘劇。

他氣得忍不住想要開口說粗話，但是一向文雅的他縱使重生為人也沒拋掉那份教養，這句粗話還是說不出口，只能心裡想想。

至於鬼王說瑞安大長公主—也就是他親娘被藍斐樓軟禁，于孜嘉就只能總結成一個嘆！

他娘那麼強悍的人，藍斐樓沒被她捏死就算了，就算現在藍斐樓得勢了，他老娘沒法子，但也不可能被捏死，大概兩者處在於你捏我、我虐你的階段吧，不戰個平分秋色，他老娘就愧為瑞安大長公主了。

所以他一點也不為老娘擔心，相反的，他還是替自己擔心吧，他剛才衝動之下，人家只要十兩，他卻給了二百兩，剛拿到手的銀票他還沒摸熱，就又把它給花了、花了、花了，自己又變成窮鬼一隻。

他蹲在路邊，看著剛才衝動之下買的以前的愛物，忍不住一邊看一邊落淚，不是傷感，而是真哭。

大手大腳花銀子的習慣，他一定要改，他真的不是故意這樣花的，就是很習慣的買啊，這一切都是習慣的錯。

壞習慣誤我一生啊！

Crescent